

翠
娛
閣
評
選
鍾
伯
敬
先
生
合
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五

論

詩論

鄭莊公

魯莊公

城濮之戰

荀林父

甯喜

管仲

公孫黑肱

蘇秦

陳軫張儀

董安于

信陵君

魯仲連

燕太子丹

漢高帝

漢高帝二

漢高帝三

蕭相國

留侯

陸賈

衛青

江充

卜式

平準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五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詩論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卽在不必皆有當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受詩于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

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且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旣引之旣賦之旣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于彼。而無損于此。此無所子。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于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

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盡于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卜序。不用。然考亭所間指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者。近庸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于吾之注。卽考亭自爲說詩。恐亦不盡于考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

一篇大意亦
欲人無餘詩

詩

引證亦

正不爲詩畫

鍾伯敬全集卷之六
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
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盡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
之制禮者從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
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
之地可乎國家立詩于學官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
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受詩
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
抵依考亭所在稍爲之導其滯醒其癡補其疎省其
累與其膚徑其迂業已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

不日
得乎
說

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覺有異于前者。友人沈雨若令
之敦詩者也。難予曰。過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
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前而前後已不可強同矣。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蓋詩之爲物。能
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異于漢。漢
之不異于游夏。游夏之說詩。不異于作詩者。不幾于
刻舟而守株乎。故說詩者。散爲萬而詩之體。自一。執
其一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爲經也。

詩可以興。正以其隨觸而能發耳。豈拘拘泥于一

哉。斯論大得其旨。

我之意未必爲古人之意。更有出于古人之意。斯其爲善學詩。立意與選詩歸同。

鄭莊公

鄭伯克段于鄆。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史爲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卽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必以其能爲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

諷駭公羊上

看定人品如

是之類不

成器而是

以自誤

本情

又翻出一新
想

所謂厚其禮

加其詐為必
不至此

已○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殺
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
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公○羊○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
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公○欲
貳○之○也○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
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
雁○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
貳○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為○也○如○以○曲○沃
武○公○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為○圖

已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公羊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豈子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亦足明莊公之凶而狡矣。

狠心辣手。釀其惡而乘之。的是莊公本志。合詩以

定段之人品。就言以銓莊公用心。無可規避。

○ ○ 魯莊公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
父讐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
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讐。而以春秋爲
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公羊傳曰。諱
與讐狩也。齊侯能爲其祖復讐于九世。不愛于紀侯
之賢。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讐于今日。何愛于齊侯之
亂乎。復讐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
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傳以爲其義不可

說至此魯莊
何以爲顯

受日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
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
之正也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
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王姬
主婚于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讐齊之意哉無其
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郕之狩又
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
矣主婚王命也築館玉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
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

不意下符之
爲人子者

穀○梁○于○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存○一○復○
譬○之○義○也○

魯○莊○之○事○良○有○遺○醜○只○可○存○其○理○而○已○矣○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携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

數語盡勝筆

收絕有力

鍾伯敬全集六 卷五
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
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
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
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
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
吁此制勝之道也

總一多筭勝少筭借一宋以完曹衛楚先得其勝
籌而孰知一變而俱失之哉子玉固難爲先軫敵
也制勝廟堂豈虛語哉

荀林父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穀于鄆。晉師敗績。晉之師爲
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
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
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
而以先穀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既舍士會之言。以屈
聽先穀。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
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戰國之大事也。闕以外君
命。且有所不受。自主帥以下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穀。

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
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
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
其○大○夫○先○穀○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
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殺○晉○不○幾○失○刑○乎○

不能將將何以禦敵林父誠無辭于罪

臣子不幸處君父之際。事有所不可爲。而又不得不爲。在有以自處而已。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父遺命與公子鱒謀復衛侯而弑剽。衛侯入而殺喜。總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及公子鱒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

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矣。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鮒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于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真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于君父。喜卽

殖之死
及于齊
議也

勞謙畏慎求免于里克甫瑕之禍恐不可得乃循疾
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
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
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政由甯氏愚之也心豈忘甯氏哉功成不退直自
殺其軀

○○○ 管仲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爲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爲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是強國丁不
覺

鄉兵自是富
縣

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
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于民寓將于兵相生相
藏猶倣井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
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
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
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
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
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
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

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
可爲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曰隱
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
異于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
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順
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者也○

說寓兵于農之意極其明快○知此可免客兵之募
省客兵之擾○

今之難鄉兵者曰。人戰其地。心以反顧。怯不曰心。以自顧。堅乎。卽曰耕夫不堪戰。固有練之法在也。且足以不乖。足以相識。實有勝場。

公孫黑肱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衆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于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于仕者之家無論誨盜歛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道必出于亂予嘗謂治

可畏

識更大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尚恐言哉尚恐言哉今人見廉吏則以爲迂爲拙思及治亂之故貪廉之所係大矣說至貪吏之貽害身家天下貪亦可以已矣

由此觀之敗于不肖子孫僅爲家禍猶是國之大幸

用六國
秦併一

○○蘇秦

遊士欲用人國以爲所欲爲必擇其所易用者而先
往焉時爲之也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
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
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合從非
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
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
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
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

鍾伯敬全集入

卷五

十五

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于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昔年以說六國也。云爾。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昔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六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六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勢之所在。雖天下之所惡者。而必往焉。以其易用。而可爲所欲爲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也。無道之天下。亦有天焉。得無道之天者。亦可以王。可以霸。而不可以久。六國之秦。三國之魏。是也。斯

國遊士之所必往也。時爲之也。

只看秦既用于六國。又激張儀入秦。借爲表裡。則其苦心何如。其用于六國。誠不得于易者。而圖于難也。

陳軫張儀

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于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于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于秦。而取償于齊。使楚懷王有中主。

商于一事
如楚懷王令

人氣明

之資于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楚不見欺于儀則儀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

但許作使

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於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忠智二字足定二人然軫之識每軼于儀上則軫可云忠智而儀則併智而未可名也

恐者元已然
未有不以備
爲慮虞廷懼
有

世無孟談安
下澤心亦未
能靈

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
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
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
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廡之其高至丈餘發
而試之箇籬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
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練銅爲
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廡寓兵於柱

竹頭解之
儲相是則更
巧

鍾伯敬全集卷五

十九

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
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居○無○
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
不○可○爲○可○歎○也○

人○臣○爲○國○任○事○未○有○不○集○勞○怨○者○當○安○于○之○聚○菝○
範○銅○豈○不○日○糜○民○力○而○耗○國○財○哉○備○之○功○隱○而○難○
圖○甚○于○救○之○備○顯○而○易○從○者○

信陵君

好非其人適
為比匪

妙有分明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
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
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
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為乎士無賢不肖皆
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以得士也
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
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
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

保非以一救
也畢事者

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於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爲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

侯生消世一
死而三日賢

上生

落下巧合

打合更巧

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卧内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于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

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恃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楚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功建名立。信陵直勝于三君。然其要在得士而孰知其要更在于能識人也。

過度處鶯之度。柳拈合處磁之引鐵。

節而結才不
可以救世

○○○魯仲連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
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
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
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
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
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
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
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

當日六國唯
見不及此所

以日割地稱
臣而終滅于

秦

方議帝秦盛
敢救趙以忤

秦

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于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已

兩事相成

明眼主癩事
之始

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困籠乎。一語尤敗新垣行之。與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真係於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仲連口角亦不離策士。但能脫然富貴。其品有獨

知必

超耳。其爭帝秦之主意。及折新垣衍之得辦處。一指出手眼甚快。至謂與信陵相成。更人所未及知。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且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鞫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脈針線。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荊卿曰。今太子聞光盛

讀書至此毛
求勝秦漢矣

明勝漢年

當日荆卿亦
非昧此正理
守一劍

鍾伯敬全集八卷五

二十四

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爲○一
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
不○能○爲○而○進○荆○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
子○者○非○借○一○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卿
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
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
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
子○遣○荆○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
過○借○劫○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

秦亂。從約
終秦。未能
挽我

忠孝。相至
此。願。生。色

始○終○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
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骨○然○恐○不○能
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卽○對○鞠○武○時○有○難
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
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大○得○燕○太○子○心○太○子○爲○不○死

舍○合○從○無○以○制○秦○秦○王○見○刺○則○秦○國○內○亂○從○之○約
堅○此○真○深○情○苦○志○不○可○沒○者

自有紫關在

驕其志疲其力當其惡多其敵是小之終勝大處

○○○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
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
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睢水可也項
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
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於蜀燒所過
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
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及梁地往來苦楚兵
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

律誅一局證
此蓋見

一旬收妙

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着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卽爲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明于審勢觀理實有漢高當日本謀所不及者。兩勢子握定亦猶勢子既定黑白縱橫而成局。

高祖與韓信
張王

○○○又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爲吾用高祖至修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於掌股之上矣駕馭籠蓋寓於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韓信不入蒯通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爲也知反之無能爲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爲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

使是淮陰不
反讎

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
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
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
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
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屬呂后
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驕后
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灞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
倆已落其胸中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
策○屈○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擾龍馴虎。單靠不得名分二字。有機權焉。在創業者尤甚。然兩奪信軍。子實笑信之疎。

尤領金注一
論處分皆可

又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薨之虐。諸
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於涼。不獨開國
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鈞
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
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
此數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
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
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肝矣。問

已足以補其
缺

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
寒心而曰此後亦非兩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
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
人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
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
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
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
之量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徊顧步長慮深思
尤于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

則帝亦何有於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王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于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筭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爲此。養晦行異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際亦危矣。亦是事已成。見得如此。其實其際亦危。五字是正。

論然就論中觀之似帝果有此一種婉曲肺腸
無悍后不足以制強臣有強臣亦足以制悍后交
相制不得逞固處弱子之情也勢也是足以得帝
之心哉

蕭相國

蕭相國朴忠人也。明乎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逼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汗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於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汗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懌。相國徒跣謝。上曰。我不

於處

如此方
爲善治
高論

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已、而、
過、歸、君、其、忌、尚、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
若、是、乎、其、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昔、曹、
參、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朴忠二字可盡相國其所以著其朴忠處殊似
要知忤處以朴其得免處還以其朴

先備古便
人用人便得
在事外矣

齊性理論同

雷侯

雷○侯○一○生○作○歷○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
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
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
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
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為○漢○用○者○也○為
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於○一○試○也○以
為○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
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為

都是脫詞事
外根附

鍾伯敬全集卷五

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
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
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於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汁信
越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
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
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用人者自能不用于人。雷侯原三傑中最高者說
一用人連證以幾箇用字。文情浩暢。

陸賈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職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

論賈與
治人列

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
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
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
也○則○事○必○擇○其○大○特○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
身○名○俱○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
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
女○主○臨○朝○欲○王○諸○臣○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
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

樂牛與老之
中原水實忘
其有為之心

更難

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胸○中○矣○當○其○
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卽○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
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
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
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
和○調○則○權○不○分○于○古○謀○國○名○言○身○爲○侯○鯖○不○出○杯○杓○
筐○篚○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
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
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

鍾○有○敬○全○集○
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
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
不○然○使○粵○之○功○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
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
莫○能○與○於○此○也

世○多○以○辨○士○名○之○孰○知○其○才○奇○知○沉○有○如○此○哉○非
得○曉○人○令○奇○人○塵○埋○千○古

文○處○能○補○武○功○之○缺○晦○處○能○留○見○忌○之○身○安○劉○下
越○賈○真○可○埒○雷○侯○壓○絳○灌○矣

○○衛青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使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恩澤無故加於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聞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

其識領不具
奴虜中人

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絀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於盛

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衛青是極乖巧知足人。奴虜中如何畱得他住。刮
席流汗盆子直是奴才。

○○江充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鉤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責
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
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逝死終以規利用之。趙
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
於萬乘以報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
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醇，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
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
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此無以自固於上用。

內臣之發于
鳥戀未嘗不
怨上爲下首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三十一

之皇太子充盡頭一着已託之無餘充雖強黠恐亦
莫能自必然上猶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
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鳥困不得不出於
巫蠱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
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元充死而收其父
兄棄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
漢也雖不足盡其事天處賊奴亦快哉

遯充之危皇太子以漢武信之漢武之好察漢初

故然。尋源之論。

察之一字。最是。小人乘英主之隙。至父子之不見保。況君臣乎。誠險矣哉。足爲英主規已。

○ ○ ○ 卜式

所謂報遲必
大式自亦之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典盡而意改。故其道難於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寃。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奇難於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

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轂中
式之彊。恐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
鹽鐵船筭。欲烹弘羊。置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
一生狡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
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巧于盜利益名式。固大盜之尤也。奈何以一鄙夫
盡之。此論燭其隱深。

○○○平準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繆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

十進勝于手
虎要非規附
之正也

職耗廢。日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日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繆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

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繆。不復告繆。此卽平。之效也。或曰。是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繆之禍。可以亡乎。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繆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說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天子下同商賈則六體同于盜與兵必至傷民此
所以猶取平準也亦不得已之意也

才以裕人
以節出

○ ○ 貨殖

貨殖之說○昉于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
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
指諸掌○其本未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
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
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
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
治生者○能釋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一之所致○是何

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
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
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
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
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
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
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
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

只不可
是借戶

之太史公借以爲其胸中實用而又補平準書之所
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
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
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
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
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
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
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
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

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
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殖者生殖原主于生不是強聚此史遷所以志以
爲自傷者誠陋